

## 第八十八章 鎮南侯府的嬌客

大隊鐵騎一路行走在都城的路，雖然放慢了速度，但依舊惹得所有人矚目。路人避讓，路旁的茶館酒樓裡不時有人探頭張望，不過片刻，鎮南侯歸來的消息就傳遍了大街小巷。

馬蹄聲陣陣，讓人為之心顫，陸小米坐在車裡，又忍不住替皇族豎了大拇指。有句話說，臥榻之旁豈容他人安睡。在京都之地，皇家人居然允許在外戍邊的大將軍帶了將近一千名近衛進城，好似根本不怕大將軍謀反，這般氣度和心胸，當真是絕無僅有。

當然了，想起皇家人裡包括她心心念念的那人，她忍不住又翹了嘴角。這變化倒是讓惦記閨女氣惱的鐵夫人看得疑惑不已，可末了也跟著笑了，六月天女兒臉，說變就變，不管她因為什麼變得歡喜起來，總歸比生悶氣要來得強。馬隊很快來到位於青龍大街的侯府門前，因早有人回來報信，故而此時老管家鐵平同老妻刀嬾嬾，帶著滿府的奴僕大開中門，跪地迎接主子的歸來。將門的規矩，將主歸來，門前下馬，通常要柳枝沾水灑身除掉戾氣後才能進門。但這次鐵平拿了柳枝剛剛迎上來，就聽車裡的老夫人說道：「無雙，讓人撤掉門檻，直接進門，你妹妹不能吹風。」

「是，母親。」

鐵無雙掀開風帽，絕美的臉孔惹得所有偷瞄的僕役都倒吸了一口冷氣，越發把額頭貼近了地面。

鐵無雙眼底閃過一抹滿意，跳下馬，先是同鐵平點點頭，末了吩咐道：「平叔，聽老夫人的吩咐，撤門檻。」

「啊……是是，侯爺！」

鐵平把手裡的柳枝扔進一旁小丫鬟端的水盆裡，然後招呼幾個僕役趕緊忙活。遠處，有路人和幾家鄰居的門房在看熱鬧，結果見到鎮南侯府這般就越發好奇了，待馬車直接趕進門後就扭頭跑回去報信。

他們自然聽不到鐵夫人那句話，就是聽到也不會相信，只齊齊猜測鐵夫人病重，連路都不能走進府了。

侯府裡的眾人也是這般猜測，可馬車門打開，鐵夫人被攙扶下來，儘管有四五年沒見，她兩鬢已經斑白了，但氣色卻很好，眼角眉梢的凌厲和硬朗半點兒沒有減弱。

一身青色衣裙的刀嬾嬾激動至極，上前就跪了下來，「老夫人，您可回來了。再出門，一定得帶著老奴，您不在府裡，老奴惦記您啊。」

刀嬾嬾是跟著鐵夫人陪嫁到侯府的，最得她信任倚重，否則也不會把整個府邸託付給她好幾年。

鐵夫人伸手扶她起身，見她也是頭髮花白大半，心裡歎氣，但開口卻道：「有話過後再說，先回後院吧。」

「是，夫人。」

刀嬾嬾招手讓兩個婆子抬了軟轎子進來，剛要扶鐵夫人上轎，就見她回身衝著馬

車裡叫喚，「小米，下車吧，到家了。」

「義母，當真到了？可憋屈死我了。」

脆生生的女子聲音不等落地，馬車裡就跳下一個綠衣白裙的姑娘，個頭不算高挑，但皮膚白皙、五官端正，最難得的是一雙大眼，微微彎著，眼眸清澈，靈動至極。

這是誰家的姑娘，為什麼喚老夫人做「義母」？

「這就到家了，別把死活掛在嘴上。先跟義母回後院歇著，等妳休養好了，義母再帶妳四處看看。」說著，鐵夫人牽了陸小米就上了軟轎。

陸小米不自在的扭扭身子，抱怨道：「義母，走進去就好了，我坐轎子暈得慌。」

「別淘氣，一會兒就到了。」鐵夫人笑罵了一句，「進了侯府的門就得聽我的。不聽話，就把妳送回去。」

「哎呀，義母，不要啊，我聽話還不成嗎？」

見這娘兒倆說笑，可是把抬轎的兩個婆子，還有護在一邊的刀嬭嬭好奇壞了，但她們到底沒忘了規矩，腳下穩穩當當，又快又穩地直奔後院去。

鎮南侯府是先帝時候就賞賜下來的，在整個京都裡算是一等一的好院子，雖然沒有小橋流水那般處處雅緻，卻透著將門的大氣和硬頭。

進了二門，一路穿過漫長的甬路、石橋，足足走了一刻鐘終於進了一座院子。

轎子輕輕落在了地上，轎外的刀嬭嬭便說了句，「老夫人，到了。」

陸小米當先鑽了出去，接著回身扶起鐵夫人。

這倒是讓伸手的刀嬭嬭愣了愣，陸小米也發覺自己好似搶了人家的差事，不好意思的吐了吐舌頭。

刀嬭嬭收了手，心裡卻是沒什麼愜意，她在京都常駐，平日常代主子到各府走動，往來間也見過不少大家閨秀，但她們多半傲氣，說句話都恨不得要以鼻孔示人，即便有待人和氣的，卻也含了三分疏離，倒是這個喊了自家夫人做娘親的姑娘，很有幾分家裡小孫女的調皮淘氣，看著就讓人心疼，半點兒不覺得生疏尷尬。

「刀嬭嬭，讓人收拾了東暖閣，小米要在家裡長住。一切用物都揀最好的，家裡缺了就去置辦，不要節儉。」鐵夫人見陸小米好奇地四處探看，也沒攔著她，喚了刀嬭嬭吩咐一通。

她的聲音不低，一旁的婆子丫鬟自然都聽見了，於是先前還有幾個盯著陸小米直看的，聞言趕緊低下了頭。

這會兒，風娘帶了紅梅和韓嬭嬭也趕了上來。

鐵夫人拉了陸小米進了正房大廳，侯府是功勳世家，世代富貴，當家老夫人理事之處，可不是陸家那小小的堂屋，又待客又充當飯廳的小房間可以比擬的。

進門迎面就是一張紫檀方桌，兩側是鑲嵌了大理石靠背的太師椅，桌子後還立著一張高腳長案，案板上供了香爐。香爐後是一幅中堂，許是有些歲月了，紙張微微有些泛黃，上書四個大字，忠君衛國！

寫字的許是鐵家某位先人，筆鋒裡透著濃濃的殺伐和鐵血之氣，看得陸小米汗毛直豎。

刀嬤嬤快手快腳的點了三炷香遞到鐵夫人手上，不想鐵夫人卻是轉交給陸小米，「小米，這是我們鐵家開府的老侯爺親手所書，妳行禮上炷香吧。等年底開了祠堂，我再帶妳去給歷代先祖磕頭。」

「是，義母。」陸小米趕緊恭敬地接了過去。

刀嬤嬤許是有些愣神，竟沒準備蒲團墊子一類，陸小米沒在意，直接跪倒在地上，高聲道：「鐵家先祖在上，小女子陸小米，意外得老夫人青睞，收為義女。身為半個鐵家人，以後定然孝順老夫人，幫助義兄保家衛國。也請先祖保佑老夫人身體康健，義兄平安常勝。」

說罷，她就磕了三個頭，想要繞過桌子把香燭插進香爐的時候，鐵夫人卻代勞了。也不知道她想到了什麼，低聲在香爐前說了幾句話，神色淒苦，但慢慢又釋懷了，變得平和起來。

刀嬤嬤上前低聲同陸小米賠罪，「小姐，都是老奴伺候不周，沒有安排跪墊。」

「沒事的嬤嬤，差不多是春日了，地上也不涼。」

正好，鐵無雙安置好八百鐵騎，從外邊進來，聽到這話就道：「母親，馬上春日了，桃花閣的景緻最好，不如安頓小米去住那。」

刀嬤嬤這次連驚奇一下的想法都沒有了，趕緊轉身出去忙碌。

桃花閣是整個侯府裡景緻最好的小院子，又與侯爺的長風院相鄰，當初老夫人娘家的侄女過來拜壽，看中了那座院子，想要小住幾日，侯爺硬是不肯，嫌棄有女子吵鬧，擾了他讀書習武，可如今不等老夫人開口，他倒是主動讓出來了。

不必說，這位姓陸的姑娘以後在侯府是半點兒怠慢不得，否則就是不把兩個正牌主子放在眼裡了。

當晚，侯府大擺筵席，雖然加上陸小米只有三口人，卻也熱鬧。

侯府的廚子是宮裡賞下來的御廚後人，醉心於廚藝，雖然菜色沒有陸小米的新穎，但味道著實不錯，加上澱粉已經在京都流行開來，廚子也沒少研究，倒是讓陸小米佩服不已。

鐵夫人當年失去了女兒，心頭疼痛至極，如今得了陸小米，就好似上天給的補償，當真是含在嘴裡怕化了，捧在手心怕摔了，眼見陸小米對幾道新菜讚不絕口，就吩咐刀嬤嬤把廚子找過來。

陸小米本就擅長廚藝，澱粉又出自她的手，自然是比廚子用起來更得心應手。

廚子是個胖子，平日被府裡人喊做王胖子，原本他以為陸小米不過是個嬌小姐，沒想到幾句問答下來，他就歡喜壞了，雖然有菜方子在手，但澱粉還是個新鮮物，平時用得少，至今還是有些不得其法，今日抓到行家，恨不得直接跪地拜師。結果這一頓飯，就在兩人的探討中度過了大半，倒是讓鐵夫人母子哭笑不得，自然也讓滿府上下對陸小米更加另眼相看了。

京都說大不大，說小也不小，鎮南侯母子回歸本就惹人注目，府裡又這般鬧騰了一日，哪裡躲得過各家的眼線。

於是不等天亮，鎮南侯府多了一位神祕的小姐，很得鎮南侯母子疼愛之事，就傳

到了很多人耳朵裡了。

有人猜測這小姐是鐵夫人的私生女，流落在外，終於找回。也有人猜測是鐵無雙看中的女子，預備娶進門做侯府未來女主人的。

前一個猜測就罷了，真假不論，鐵夫人那般強勢，即便是真的，也沒人膽敢問到她跟前。但後一個猜測不知道讓多少閨閣女子扯壞了帕子，前年回京述職，紅衣黑馬的鎮南侯，只丹鳳眼一挑就勾走了許許多多的少女心。

先前朝廷有旨意召四大侯爺回京時，她們就歡喜得不成樣子，盼著心上人早早回來，即便不能見上一面，能和他呼吸同一城的空氣也是好的，哪裡想得到，不等她們歡喜，就冒出個攔路打劫的……

陸小米倒是不知道這些，剛剛安頓好，她就心急的喊了高仁，要他去送信。

高仁這幾日沒少在京都的大街小巷轉悠，就是皇宮裡也走了兩趟。他雖然沒去玄冥詢問，也沒見主子，卻灌了滿耳朵的是非。

什麼神使同太子一起賞雪了，太子被幾個閣老誇讚了，太子帶公主微服遊玩了……

每一件都在說明他這位主子的日子過得無比滋潤，他獨忘了還有一個好姑娘在遙遠的山村等著他回去。

高仁簡直氣炸了肺，但扭頭見陸小米臉色白得都有些透明，把信接過去就出門了。玄六剛剛雕刻好手裡的小馬，正要安上小輪子，就見高仁黑著臉回來，於是起身問道：「姑娘的身體好多了嗎？可是有什麼吩咐？」

高仁煩躁的點點頭，抬手捏了那只小木馬打量，卻被玄六趕緊搶了回去，「哎呀，可不能捏壞了，我做給陸姑娘解悶的。侯府可不比家裡，她又不能出門走動，怕是悶壞了。」

聽見這話，高仁抬手狠狠擻了一把頭上的沖天辮，眼裡惱意更重，連玄六都惦記哄小米歡喜，可最該在小米身邊的那個人卻連影子都沒出現，哼！不給他點教訓就太便宜他了。

「小六，老五那裡可給京都這邊送信說小米來了？」

「沒有啊，當初你不是說，到了京都再親自去稟告主子的嗎？」玄六聽得有些奇怪，又道：「難道主子這會兒還不知道姑娘來了？哎呀，那可不成！萬一主子誤會陸姑娘不見了，怕是要著急了！」

這話倒是提醒高仁了，他眼珠兒一轉就道：「放心，主子那裡我早就送過信了。」

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」玄六也沒懷疑，重新開始折騰小木馬。

這時高仁又道：「你這些時日不要離開侯府半步，雖然這個鐵夫人對小米還不錯，但保不齊有下人想找死的，別管是誰，只要讓小米受委屈了就動手。」

「好，我知道，咱們主子那樣的身分都沒讓陸姑娘受過委屈，別人又算得了什麼。」宰相門前七品官，跟著身分尊貴的主子，就是見不得光的暗衛也多三分氣勢。玄六連頭都沒抬，顯然是沒把侯府這些人放在眼裡，自然，他也沒看到高仁臉上的異色……

不說陸小米在侯府如何盼著重逢，只說皇宮裡，這個時候，幾位閣老帶了滿臉疲憊，走出了光明殿的大門。

主管兵部的曹大人，特意落後幾步，同李林並肩，笑道：「李大人，城南開了一家小館，聽說滷肉做的最是不錯。若是得閒，咱們去喝一杯？」

李林拱手道謝，卻是推辭道：「多謝曹大人，承蒙皇上和太子信賴，本次大考由下官主持，實在是公務繁多，只能辜負曹大人好意了。待得大考過後，下官做東回請如何？」

大元選官制度與前朝不同，春日大考放榜，得中者便是舉人，有資格參加殿試，考過即可任官，也因此，春日大考乃是眾多學子力求展現的場所，負責官員無人敢懈怠。

曹大人臉色有些不好，還要再勸的時候，李林又接著道：「另外，曹大人有所不知，您說的那家滷肉館子是下官的婦兄在經營，下官代婦兄謝過曹大人如此喜愛推崇。」說罷，他又行了一禮，快步走到了前邊，轉眼就出了宮門。

曹大人主管兵部，將門出身，脾氣不說火爆，性情也很耿直，見狀，立刻吹鬍子瞪眼睛罵了幾句，「這李林，真不愧被外人取了個棺材板的渾號，當真是又臭又硬。」

旁人聽了就笑道：「既然知道他這個脾氣，曹大人怎麼還湊上去？」

曹大人無奈攤手，「還是我家那個不成器的侄兒，好好的武藝不學，偏要咬文嚼字，沒辦法，我只能替他走動一二。」

同行的都是文官，免不得就要問道：「曹大人這話說的，咬文嚼字有什麼不好？難道持刀弄棒就好了？」

曹大人惹了眾怒，趕緊往回找補，「哎呀，各位是我失言，走，走，我做東，給各位賠罪。」

「這還差不多，但是改日吧。」

眾人為官多年，自然不會揪著這點兒小事不依不饒，但都搖頭道：「太子殿下交代了這麼多差事，我們還是趕緊回去處置吧。」

「是啊，皇上雖然……龍體欠安，但是有太子在，大元盛世依舊可期啊。」

曹大人也道：「就是，忠君愛國，有太子這樣的儲君是大元的福氣、百姓的福氣，就是不知道某些人……哼，腦子都被狗屁火神燒糊塗了！」

「咳咳，曹大人，不說這個，本官家裡還有事，先行一步。」

「本官也是，明日見。」

幾個官員見宮門在側，都拱了拱手，迅速上了自家的轎子和馬車走掉了。

留下曹大人鄙夷地冷哼一聲，「原本還以為是個可靠的，原來……哼！」

自從承德帝病倒，朝中就由太子監國，處置國事，朝內朝外雖然私下裡多有事情發生，但表面看來依舊和樂融融，甚至讓人誤以為那晚拜火教的強勢折辱不曾發生過一般。

不過有心人還是嗅到了危險的氣息，天無二日，國無二主，拜火教意圖凌駕於皇

權之上，必然要引發一場對抗。

而當晚，那些信奉拜火教的官員，在他們心裡，大元和火神，他們到底忠於哪一個？

但很顯然的，太子已經不再信任他們其中任何一個了，包括蘇丞相一系，這一點從今日留下商談政事的官員就看得出來，因為其中沒有一個是當晚跪倒之人。最近惡補了很多拜火教隱祕的曹大人抬頭掃了一眼有些陰沉的天空，眉頭微微皺了起來，心中暗暗道了一句：山雨欲來風滿樓啊……

光明殿裡，封澤洗了一把臉，換了一身衣衫，勉強去掉神色裡的疲憊，這才起身去了養性閣。

一身明黃色綢緞中衣的承德帝正依靠在軟枕上，神色雖然有些灰敗，但眼眸卻是亮得嚇人，這般模樣雖比不得先前，但同外人猜測的奄奄一息卻是好上很多。依舊穿了青色棉布袍子的楊伯，正坐在錦凳上，眼見封澤進來就起身行禮。

封澤伸手扶了他，低聲道：「外祖父，免禮。」

楊伯也沒堅持，笑著起身，應道：「太子體恤，但是不好亂了規矩。」說罷，他回身同承德帝行了一禮，這才慢悠悠退下，把整個空間讓給皇家父子。

路公公帶人端上了午膳，天下至尊的父子，入口的菜色卻算不得奢侈，只一盅湯，兩葷兩素，外加一碗碧粳米飯。

承德帝吃了半碗飯、喝了半盅湯，就放下了象牙筷子。

封澤吃相斯文，胃口卻好，幾乎把所有飯菜都吃了。

承德帝臉上就見了笑意，「皇兒多吃最好，朕年輕時候，比你飯量還大。」

封澤接了路公公遞過來的茶水漱口，這才應道：「父皇養好了身體，胃口會比孩兒更好。」

承德帝眼底閃過一抹暗色，卻是不忍兒子傷心，便擺手示意路公公帶人下去，待屋子裡清靜了，這才問道：「朝堂上可還安寧？」

「父皇放心，這裡是大元，封家的大元。」封澤眼底冷厲至極，顯然依舊對當日之事耿耿於懷。

承德帝拍了拍兒子的肩膀，末了支撐著要下地。

封澤趕緊扶起他，慢慢走到窗前的貴妃榻上，雖然要依靠著坐，但透過窗戶半開的縫隙，卻能看到外邊的天色。

封澤眼見父皇神色還好，就問了一句憋在心裡多日的疑問，「父皇，蘇家到底在圖謀什麼，難道真是虔誠信奉拜火教？蘇丞相那般精明博學之人，門生遍布大元，可謂權傾朝野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難道這般還不能令他滿足？」

承德帝抬手理了理雪白的袖口，冷笑道：「既然是精明博學之人，做事自然不會沒有圖謀。但不論他們藏得再深，總有露出狐狸尾巴的一日，圖窮匕見，皇兒不必多問，到時自知。不過……」說著，他眼底不知為何蒙了一層悲痛，「若是真到了那一日，皇兒萬不可過於傷心，當以大業為重！」

封澤聽得眉頭緊皺，越發有些身陷雲霧的無力之感，他想要再問，奈何承德帝已

經擺了手，顯然不願再說。

「鎮守四方的武侯都進京了？」

承德帝提起了另一個話題，封澤只能收了滿心的躁意，點頭應道：「東海侯派來嫡女墨玉郡主，安西侯則是世子上官揚，威遠侯不必說，一直滯留京都，不曾北去。倒是鎮南侯，鐵家母子盡皆進京。」

承德帝臉色亮了幾分，囑咐道：「他們為了大元駐守四方，勞苦功高，不可苛待。先前威遠侯那不成器的幼子闖了禍，已有懲戒，早日下旨把世子位定下，以安威遠侯之心。」

「是，父皇。」封澤聽得威遠侯，自然想起北地的某個山村，某個等待他歸來的姑娘，心頭苦澀，但仍強忍著問道：「父皇，四大侯當真可信嗎？」

承德帝點頭，「大元有今日太平，四大侯功不可沒。但人心易變，皇兒總要留心分辨，不過……東海侯，絕對可以信任。」

「為何？請父皇指點。」封澤倒了茶水，雙手遞到承德帝手裡。

承德帝輕輕抿了一口，潤潤喉嚨，這才說起陳年舊事——

#### 第八十九章 隱忍拜火教的原因

「皇兒一定對當晚朕的隱忍難以理解，所謂帝王一怒，伏屍百萬。以朕之心意，何嘗不想當場把拜火教之人殺個乾淨，甚至連根拔起，但……這世上總有些神異之事，人力不可抵擋。」

承德帝眼望窗外烏雲密布的天空，神色裡帶了那麼一絲狠辣決絕。

「二十年前，朕登基不過五年，同你母后情深意篤，正是年少氣盛，大展宏圖之時。拜火教派來使者要增加每年的供奉，朕一怒之下就下令要東海侯備戰，不料……某日，逍遙島上神山迸發，紅光滾滾，天空被黑煙籠罩，東海郡三萬百姓，但凡吸入黑煙者，盡皆抽搐而死，有些甚至直接化成飛灰，消失不見。之後拜火教又派人送了聖女的貼身侍女來京都，逼迫朕迎娶。」

「可是蘇貴妃？」封澤臉色陰沉至極，拳頭不自覺握得緊緊的。

承德帝抬手替兒子分開五指，神色裡卻是越發悲涼。

「正是，朕同你母后情深，你母后腹中又有你存在，自是不會聽從。結果……拜火教買通了你的貼身嬪嬪，下了一味天下奇毒『相思引』！相思無解，憔悴歸路，你母后漸漸虛弱下去，朕用盡辦法，卻只能看著她生下你後魂歸西天。」

「朕為了保全你，保全東海百姓，屈從於拜火教，迎娶了蘇貴妃，加重供奉。但對外，朕只說東海瘟疫橫行，死傷過萬，暗中打壓拜火教，收攏信徒。原本以為拜火教會趁機宣揚火神威能，但不知為何，逍遙島居然詭異地安靜下去，只要供奉不斷，就不曾再展淫威。」

「二十年過去，就是東海郡那些死難百姓的家人也幾乎遺忘了當年之事，但朕一日都不敢忘記，忘不了你母后的死，忘不了百姓被屠戮，以及皇權被折辱的仇恨！朕要……咳咳，咳咳……」

承德帝到底身體太差，說了這麼多，勾起心底仇恨，又重重咳嗽起來，殷紅的血液從他嘴裡噴出來，撒在雪白的帕子上，驚得封澤站起身就要喊人。

不料承德帝卻是一把抓住兒子的手，安撫道：「皇兒不要驚慌，朕心裡有數。」

「父皇，還是傳太醫……」

「不必，多少年了，朕的病朕心裡清楚，沒有眼見大仇得報，朕怎麼能安心去見你母后？」

封澤眼底血紅一片，咬緊了牙根，手上卻輕輕替父皇抹去嘴角的血跡，又倒了茶水讓他漱口。

承德帝緩了一會兒，繼續說道：「東海侯當時還是世子，因為在京都讀書，躲過一劫，但家中一百多口都在那次事件裡不幸遇難。他跪在朕面前，自插兩刀，發下血誓要報仇雪恨。朕委派他祕密徵兵，屯兵於東海，只等某日一舉搗毀拜火教。

「但拜火教有些神異之處，非常人可以應對。然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東海侯暗地裡探尋多年，終於得知東北盟國藍玉的國師有克制之法，只不過施法之時需要藍玉國皇族之血，如今藍玉國除了國主，只有皇女藍天沁一人。」

「朕已經祕密派人去藍玉國走動，藍玉國主也惱怒火神教跋扈，有意合力剷除，但那個皇女卻要來大元看看，如今進京的東海侯長女墨玉，實際上是藍玉國皇女。」

封澤心疼父皇氣弱，已是疲憊至極，便攔阻道：「父皇，皇兒明白，您歇息一下。」

「不，你不明白。」承德帝緊緊抓住兒子的手，眼裡的急迫好似要溢出來了，「朕布局二十年，在送往逍遙島的貢品裡添加了一物，只要半年，只要半年那件東西就會發揮最大功效，讓拜火教教主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甚至完全聽從我們大元的話行事。到時候，就是一舉剷除拜火教的最好時機，但如今你一定要隱忍，再是惱怒仇恨，都要忍下去！」

封澤合攏手掌，同樣回握父皇的手，卻是沒有應聲。

承德帝怎會不知兒子為何猶豫，他歎氣勸道：「不過是個女人……」但他到底不忍兒子傷懷，「那個神使既然要做皇子妃，納進宮當個擺設就好。待大功告成之日，她自然是隨便處置。皇兒，成大事者不拘小節！」

封澤心頭堵得厲害，可眼見病弱的父皇如此殷切盼望，身為兒子，母仇未報，身為太子，江山不穩，若是因為兒女情長止步，他有何臉面為人子、為人君？但是……

「父皇放心，孩兒……懂得。」

「好，你這般說，父皇就放心了。另外，多年前拜火教甄選侍女之時，朕也曾安插了人手，雖然拜火教識破一些，不過也有零星消息送回，拜火教當初那般逼迫大元，也有內部不穩的原因。老教主死亡，新教主接手，然而聖女從未露面，這其中蹊蹺很多，皇兒可以以此為……咳咳，咳咳！」

承德帝說到這裡，又是喉頭腥甜，咳了血。

這次封澤立刻喊了人，路公公聞聲推門進來，見狀立刻回身攆人，關了門。

兩丸藥下肚，又歇息了片刻，承德帝才算緩過一口氣。

封澤不肯讓他再說話，示意路公公點了安神香，見父皇漸漸睡去，這才出了養性閣。



醞釀了一日的大雨終於落了下來，春雨貴如油，還有一個月就要春耕了，這樣的時候天降甘霖，實在是值得歡喜之事。

然而封澤臉上卻沒有半分喜悅，這個時候的北方，山上的雪或許都沒有化乾淨吧，但他心愛的姑娘怕是早就計畫著育苗了，以她心軟又大方的脾氣，定然要發給鄰里……

「殿下，可要回光明殿？」福公公遠遠看著雨點落在主子身上，擔心他受涼，大著膽子上前詢問。

封澤回了神，應道：「回宮。」

「是，殿下。」

福公公一擺手，立刻有小太監上前舉了寬大的油紙傘，小心翼翼的擋住意圖落在太子身上的雨點。

出了養性閣不遠可見一個小花園，然而在這樣的天氣裡，居然還有人坐在涼亭裡賞雨。

遠遠見到太子出現，那人就站起身盈盈拜倒，嬌聲道：「小女子給殿下問安。」

封澤停住腳步，扭頭望向那道纖細清麗的身影，眼底閃過一抹厭惡，但依舊點點頭，繼續穿行而過，好似那麗人同園子裡幾叢剛剛冒出丁點兒嫩色的灌木沒有任何分別。

那麗人有些失望，微微皺了眉頭，但轉而卻笑了起來，高聲道：「殿下，聽說宮裡有座暖房，冬日尚且能種菜養花。原本以為普天之下，只有火神神跡普及之地才有此奇景，沒想到在這宮內也有，不知殿下可有空閒，能否帶小女子去看個新奇？」

封澤再次停下腳步，卻是連頭都不曾回，拒絕得徹底，「恐怕要讓神使失望了，孤政事繁忙，沒有空閒。另外，這天下有才之士極多，百姓的智慧遠遠超過所謂的神跡。最重要的是，暖房是孤為父皇和公主所建，閒雜人等不得入內。」

話音落地，他已經走出很遠，玉清霜就是想要再攔阻也不成，她氣得握緊了手裡的帕子，她從未被如此折辱，感到如此挫敗。

她身後的侍女很是不平，低聲道：「神使，您如此屈就，殿下這般實在太過失禮，我們拜火教……」

「住口！」玉清霜呵斥了侍女，眼眸追尋已走遠的男子身影，眼底的惱色轉成了亮色，說道：「有些事，唾手可得反倒無趣，更何況還是這樣的男子。」

那侍女好似有些不服氣，卻也低頭不敢說話。

守在亭子外的幾個宮女和太監，眼見這一切，有一個就悄悄的避開人眼，溜走了。

麗秀宮裡，蘇貴妃午睡剛起，淺緋色的中衣，襯著雪白的脖頸，高貴又魅惑，紗帳外兩個小太監都死死低了頭，半點兒也不敢多看一眼。

蘇嬪嬪從外邊進來，接下宮女手裡的木梳，抬手攆了眾人出去，這才親自伺候蘇貴妃梳妝穿衣。

蘇貴妃慵懶地晃晃脖頸，抬手扶了扶髮髻，揀了一支飛鳳簪遞過去，問道：「可

是有事？」

「主子英明，還真有事。不過也不是什麼大事，就是神使大人在小花園的涼亭賞雨，偶遇太子殿下，神使有意邀請太子殿下去遊暖房，太子殿下繁忙，沒有答應。」蘇嬾嬾眼底滿滿都是嘲諷，手下卻是麻利，拿起旁邊椅子上放置的柳色曳地長裙，小心替主子更衣。

蘇貴妃冷哼，低聲道：「原本以為她是個聰明的，如今看來也不過是蠢貨一個。」蘇嬾嬾也跟著笑道：「主子說的沒錯，老奴瞧著這神使大人的心可是大得很，怕是盯著那個位置呢。」

聞言，蘇貴妃心頭一顫，臉上已染了霜色，「她怕是要失望了，封家的男人就是娶個村姑，也不會娶拜火教的女子，否則本宮……」

她話只說了一半，但意思再明白不過。少女懷春，當年初初進宮，她也並非沒對承德帝生出過愛意，可無論她如何曲意討好，如何展現過人的美貌聰慧，始終都越不過那個已經去了黃泉的女子。

歲月經年，青春不在，她也就想開了。

既然承德帝不會把那個位置給她，她就自己想辦法坐上去，而且還要更尊榮，甚至掌控天下。

「公主呢？」

「老奴方才過來的時候，聽到公主在讀書。」

「好，有她在……本宮就安心了。」

蘇嬾嬾趕緊奉承道：「公主懂事又孝順，娘娘放心，將來定然會得償所願。」

蘇貴妃長舒一口氣，起身望向打開的窗外，不知道什麼時候，雨已經停了，天上的烏雲逐漸散開，陽光如同金色的利劍從天空直直插入大地，有些灑在宮殿頂部的琉璃瓦上，晃得人眼睛生疼。

她嘴角慢慢翹了起來，開始和過程都不重要，只要結果盡如人意就好了。

光明殿裡，福公公小心翼翼地瞄了一眼案桌後有些出神的主子，輕手輕腳走去窗邊，將窗扇打開一半。

蒸騰的水氣和陽光突然闖入，惹得封澤回了神，「什麼時辰了？」

「回殿下，未時三刻。」福公公趕緊應聲，又道：「殿下可要用些茶點？」

「不必，傳玄一來。」

「是，殿下。」

福公公得了命令，親自出去吩咐，很快的，裝扮成太監的玄一就進了門。

封澤頭也沒抬，屋外的陽光照在他頭頂的金冠上，不但沒有耀眼，反倒有些清冷。

玄一掃了一眼，就跪在了案桌前。

「北邊有消息傳來嗎？」

「回主子，沒有。剛過完年，春耕在即，想必家家戶戶都是忙碌。」

玄一說的委婉，明顯不想主子怪罪玄五、玄六兩個兄弟怠慢。說來也是奇怪，以前就是陸姑娘沒有書信送來，玄五、玄六總要稟告幾句，這次居然一個多月不曾

通過消息，難道是陸姑娘氣惱主子不歸，連玄五、玄六都被命令不能通信了？他想不明白，也只能這般遮掩一二了。

封澤自幼聰慧過人，怎麼會猜不出他的心思，於是眉頭皺得更緊了。

小米的脾氣他最是清楚，平日看似凡事都不在意，其實最是心細，就跟貓咪一樣，看著溫馴貼心，可惹惱了她，就會亮出鋒利的爪子。

他這般一走就是半年，她怕是早就等得惱火了。

但是……封澤歎氣，抬筆還是寫了半篇字，末了塞進信封，吩咐道：「送去北地！」

「是，主子。」玄一上前接了信封，小心放進懷裡。

「選一隊好手趕去北地，嚴密保護陸家，不得讓他們受一點驚嚇，必要時候可以大開殺戒，動用令牌。」封澤臉色冷厲，手掌握拳，低聲道：「半年，一定要保陸家平安無恙。」

「主子放心，屬下親自挑選人手。」玄一跪倒磕頭，想了想又道：「近日，幾個武侯都派人回京述職，特別是鎮南侯府，母子同歸，聽說還帶了一個不知底細的義女，而東海侯府就只派了一個嫡女進京，屬下是否要派人查探一下底細？」

封澤想起方才父皇的話，心頭煩躁，擺手拒絕，「無關緊要之人，不必占用人手。」

「是，主子。」玄一趕緊應下，又改了話頭，「白草原那裡傳來了消息，初一帶人領走了那些準備好的武器，如今已經收攏了大小部落十一個，想必用不了半年就能整合整個草原。」

聽到這話，封澤臉上難得帶了一絲喜色，「這小子倒是個可造之材，平日在小米跟前……」然而話說到一半，卻是停了口，「罷了，你下去忙吧，北地有消息，速速稟報。」

「是，主子。」玄一領命稱是，恭敬地退了出去。

封澤起身站在窗前，嗅著雨後有些潮濕的空氣，心頭總覺得有些空落落的，好似他忽略了什麼，但怎麼也想不起來，半晌後也不想了，轉身繼續坐下批改奏章。可他不知道，也沒人曉得，他今日的疏忽到底惹來多大一場風波，之後又得為此付出多大的代價，才能彌補今日所犯的巨大錯誤……

只可惜，世界上沒有賣後悔藥！

隨著太陽一點點西斜，最終落入地平線下，天空暗淡下來，隱約有星光閃爍。

忙了一日的京都，除了幾條酒樓林立或者暗香浮動的街巷，其餘大半地方都安靜了下來。

淘氣的孩子們被老娘拎回了家，男人們無論拿回了多少銀錢，都能有一杯酒安慰一下疲憊的身體和靈魂。

婦人們竭盡所能的準備飯菜端了上來，餵飽一家老少的肚皮。

而遙遠的北地，白雪還不曾完全融化的白草原上，這會兒有一處部落正在忙碌。小兒手臂粗的牛油蠟燭，照得營地裡亮如白晝，穿著皮袍的婦人們，後背背著幼小的孩子，手裡卻是不停的燒火、煮肉，或者乾脆把洗剝乾淨的羊架到火上烤。

很快的，油漬從羊身上滴下來，落進火堆裡，發出滋滋的聲音，誘惑著所有人的肚腸。

百十個青壯男子圍攏在火堆邊，一邊高聲說笑，一邊擦抹著手裡的斬馬刀和弓箭。那斬馬刀很是鋒利，迎著火光，亮得嚇人。

有人忍不住羨慕，端了馬奶酒上來時就說道：「這真是一把好刀，比我們原來首領的那把都要好！」

「那當然。」被誇讚的漢子很是驕傲的隨手耍了兩記刀花兒，「這樣的好刀，就是在大元都不多見。」

旁邊有人也道：「就是，早知道跟著王這般好，我早就跑來了，何苦還同王打了一場？」

「少吹牛，同你打在一起的才不是王。若是王，你這會兒還有命在嗎？」

眾人七嘴八舌的，吵得厲害，他們有人衣衫破舊，有的甚至還帶著傷，說是部落，可講實話，也不過是聚攏了一些牛車、馬車，支起了幾十頂破帳篷。

在其中，一座最大最好的帳篷裡，燈光下，同樣有個少年在擦刀，那雪亮的刀鋒，偶爾反射在空中，好似閃電一般能輕易劈開一切。

刀身算不得長，若是人高馬大的漢子握在手裡怕是要嫌棄短小，但握在少年手裡，卻是再合適不過。

刀柄上細細纏繞著一圈象牙色的細棉布條，可如今已經變成了暗紅色，至於染料是什麼，不必說也猜得到。

這少年正是老熊嶺上的馬童初一，陸小米當做弟弟一般疼愛的啞巴男孩，可不過短短兩個月工夫，若這會兒陸小米在跟前，一定會大吃一驚。

原本木訥又沉默的初一，已經退去了溫馴無害的模樣，如今眼角眉梢浸透出來的冷厲，足以嚇死幾個膽小之人。

自從踏上草原的第一日，他就帶人突襲了當初滅掉他們族群的仇家，順利接管了仇家的牧民和一切牛羊、帳篷、輜重，趁著大勝之機，又剿滅兼併了周圍的小部落。

這樣如同螞蟻一般，一點點吞噬，一點點壯大，如今他的部落已經有四百人口，青壯占了一半，老幼婦人占了一半，這般發展下去，只要再給他半年時間，他就能統一草原，成為整個草原的王，也就能夠……

正如此想著，有人在帳篷外稟報一聲，掀開簾子走了進來。

來人也是熟識的，當初帶人找到老熊嶺的高壯草原人，名字為達布，經歷了這兩個月的廝殺爭奪洗禮，他也變得更是健壯凶悍了。

但這會兒他手裡卻端著托盤，托盤上有烤好的羊肉、一碗馬奶酒，還有鋒利的匕首。

「王，該用飯了！」

「放下吧。」初一收了手裡的刀，剛要拿起匕首割肉，想了想卻是向著帳篷角落的水盆走去，把手洗得乾乾淨淨這才重新坐下分肉，大口吃喝。

「準備好了嗎？隨時出發。」

「王放心，都準備好了。這次夜襲，必定萬無一失。」

達布單膝跪地，右手扶著腰側的刀柄，眼裡的殺氣簡直要溢出來。

初一微微皺了眉頭，迅速吃完托盤裡的肉，這才說道：「記得，老弱婦孺不可多殺，待將來統一草原，她們有大用處。小米說她有法子，幫助草原出產有用之物，換回物資。」

達布好似有些不以為然，但想想住在老熊嶺那半年親眼所見之事，又忍不住低了頭，「是，王。」

初一伸手從懷裡拿出一把黃楊木梳，慢慢梳理好散亂毛糙的鬢髮，他的動作很輕柔，捏著木梳的手指極小心，生怕把木梳捏壞一般。

待梳理完，他又把梳子好好塞到胸口位置，再向下拍拍腰上的牛皮帶，那裡裝了各色的藥瓶還有飛刀，這些在關鍵時候，救了他不只一兩次了。

等確定準備好之後，他這才站起身，握了刀柄，高聲道：「出發！」

達布挑起門簾吆喝起來，營地裡立刻喧鬧起來，很快的，一百多匹戰馬載著一百多騎士，如旋風一般衝了出去，聲音響徹了無盡的夜空，無垠的草原。

婦人們重新抬著充當營門的牛車回歸原位，又接著繼續忙碌起來。

沒有人想著要趁機造反，奪了營地，抑或者搞些破壞。

一來，被留下的幾十名騎士的長刀還在泛著冷光。二來，她們也麻木了。

草原不比中原，動盪至極，即便沒有戰爭，小部落也隨時會被大部落吞併，就是不吞併，她們每日裡也是如此勞作，半點兒不得閒。

反倒是如今跟著新王，將來當真有個造化，如同新王說的那般，造了城池，她們就不必再到處漂泊、居無定所了。

同樣的夜色下，悲歡離合，愛恨生死，卻是不相同。

一夜過去，天色剛剛放光的時候，營地外終於又響起了鐵蹄轟轟之聲。

早起忙碌的婦人們迅速夾起孩子，青壯年也上馬握住長刀，隨時準備迎戰，畢竟沒人知道，這馬蹄聲是得勝回來的自家人，還是滅掉自家人來接收地盤的仇家。好在，蒼天庇佑，那越跑越近的騎士雖然有些狼狽，但依舊能認得出是自己人。眾人忍不住歡呼起來，紛紛跑去開了營門。

婦人們趕緊忙碌著，重新點燃了篝火、燒熱水……

很快，大隊人馬就到了門前，一百多人的馬隊圍著三十幾輛牛車，牛車上有婦孺，有捆綁的青壯，有帳篷、有鍋碗瓢盆糧食等物資，最重要的還是馬隊後那成群的牛羊和馬匹，這就是部落壯大的根本！

眾人忙得腳不沾地，眨眼間，所有青壯都下了馬，一碗熱騰騰的馬奶酒下肚，一晚上廝殺積累下的疲憊也就沒了一半。

眾人在篝火堆旁圍著，說起昨晚的夜襲，大夥兒都是興奮異常，這次大勝比先前每一次都順利，只損失了七八個人手就滅了一個大部落。

初一手裡拿了布巾擦抹乾淨臉上乾涸的血跡，也不懼怕冷風，直接扯開袖子，露出流血的胳膊。

被夜襲的部落也不乏好手，即便他被高仁以各種理由挑撥、對打鍛煉了半年，依

舊在對方的勇士手下吃了一點小虧。

達布安排妥當俘獲的人手和物資就趕來幫忙。

最烈的酒澆下去半碗，初一疼得狠狠哆嗦了一下，達布還要再灑傷藥的時候，卻被他攔住了，「這樣的小傷，不用敷藥。」

達布怎麼會不知道他是捨不得從老熊嶺帶回的傷藥，正要勸說的時候，就有騎士從外邊跑回來，嚷道：「王，有商隊來了！」

商隊？

初一立刻就跳了起來，顧不得胳膊上的傷口，高聲問道：「商隊在哪裡？可插了旗幟？」

那騎士許是跑了很遠的路，狠狠嚥了一口口水，勉強潤潤乾癢的喉嚨，這才說道：「正南一百里外，插了麥穗旗。」

「達布留下，其餘人跟我走！」初一胡亂掖好皮襖就翻身重新上了馬背。

早早聽得動靜聚過來的十幾個騎士也隨即跟了上去，他們之中大半都是當初住過老熊嶺的，自然也跟著歡喜。

營地裡的人見首領又突然出去，都是有些不安。

達布留在營地內，見眾人不安便安撫了兩句，接著就又繼續忙碌去了。

只是忙碌的間隙，達布忍不住皺了眉頭，王對老熊嶺的依戀，比他想像的還要深，這到底是好是壞……

## 第九十章 貴妃下請帖

在日頭升到頭頂正中的時候，馬隊就帶了四只箱子跑了回來。

楊木的箱子，每只都不算大，也就兩尺見方，但抬起來卻沉甸甸的，幾乎是一卸下馬背，就讓辛苦了一路的馬匹歡喜的甩了尾巴。

達布迎上前就笑道：「王，可是南邊捎來東西了？」

「對，都抬帳篷裡去！」

初一難得一笑，黝黑的臉色襯得牙齒越發白皙。他全部心思都在四口箱子上，隨口應了一聲就親自掀開帳篷簾子，指揮幾個騎士抬箱子。

達布猶豫了一瞬，也跟了進去。

幾個騎士也是當初從老熊嶺回來的，算是親近，放下箱子後沒有出去，只笑嘻嘻的等著。

初一也沒攆人，麻利的從牛皮腰帶裡一個隱祕的暗格取出一把鑰匙。

這是當初離開老熊嶺之前，劉叔特意送他的，只要是家裡送來的箱子，上頭的鎖頭只有這把鑰匙能打開。

他偷偷舒了一口氣，這才有些抖著手，把鑰匙插進第一口箱子的鎖孔。

鎖頭被保養得極好，沒有什麼生澀的聲音，很順利就被打了開來，蓋子一掀，露出裡面塞得滿滿的東西。

第一層是用楊木釘成的極薄盒子，盒子裡都是棉花裹好的各色藥瓶，顯然是怕草原藥品不足，送來換用的。

第二層是一盒子簇新的飛刀，同初一腰上那幾把一模一樣；第三層則是滿滿的箭

頭，三菱形狀，帶著倒刺，泛著幽光，只要安上箭桿，中者必定血流不止，想拔出都是奢望。

達布和幾個騎士不禁見獵心喜，紛紛搓著手，琢磨著該怎麼從主子手裡討幾枚箭頭，這在關鍵時候取敵人性命，簡直易如反掌啊。

初一卻是沒心思理會他們，抬手又打開了第二口箱子，這箱子裡裝的是衣衫，有他在老熊嶺蓋習慣的鴨絨被子、狼皮褥子、兩件嶄新的羊皮襖、兩件翻毛的羊皮靴子、羽絨的棉褲，還有狼皮的護膝，甚至還有兩雙鹿皮手套，可謂是細心又周到，只有他用不到的，沒有他想用卻找不到的。

初一小心翼翼地伸手摸了摸那最上面的手套，低頭忍住鼻酸，又去開第三口箱子。這口箱子裡的東西有些雜亂，每樣都用棉花包裹著，有他常用的筆墨紙硯、青花茶具、碗筷，甚至還有一只牛皮的背包，方方正正，肩帶很寬。

輪到第四口箱子，幾乎是一打開就有香味撲面而來。

許是想要多裝一些，這箱子只襯了厚油紙做內裡，底部裝了干腸和熏雞、熏兔，上部則是擠得密密麻麻的點心，梅菜扣肉的酥餅、五仁月餅、酥脆小麻花、核桃酥……

初一喉頭顫動，下意識捏起一塊小酥餅就塞進嘴裡，熟悉的味道讓他立刻就幸福的眯起了眼睛，這一定是小米親手做的，一定是！

家裡所有人，雖然平日也常吃小米做的菜，但隨著江大娘手藝的提高，已經很難分辨出到底桌上的哪道菜是出自誰之手，特別是陸老爹和陸武，一個整日裡紮在書堆，吃什麼都不清楚，一個是只要是肉、好吃的肉就行。

只有他和高仁那個傢伙，分辨得最清楚，有時候小米偷懶，請江大娘糊弄他們，他們從來不會上當，只不過心疼她累，睜隻眼閉隻眼哄她歡喜罷了。

不過這一箱子點心，一定是小米親手揉麵、拌餡，又做好放進烤爐的！

這般想著，一塊小酥餅也徹底下了肚。

他喜孜孜的剛要合上箱蓋，卻發現一旁蹲了四、五個人，包括達布都盯著箱子不肯挪開眼珠。

初一心疼得不行，且這些人都是一路追隨他的王帳勇士，當初一起借住老熊嶺，如今得了老熊嶺的東西，不分他們一點，好似有些說不過去。

他肉疼的選了又選，才道：「揀你們喜歡的，一樣拿一個吧。」

達布他們就等這句話呢，哪裡管喜歡不喜歡啊，每樣都拿了一個，有的直接塞到嘴裡，有的就用油紙團一團塞進了懷裡，末了生怕主子後悔一般，麻利的掀開帳篷就跑了出去。

只有達布，仗著得主子信重，伸手又搶了幾個箭頭，這才竄出去。

初一趕緊把幾個箱子都重新鎖了起來，很是後悔怎麼就當著他們的面開了箱子，若是晚上他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偷偷看，豈不是省了很多東西。

倒不是他小氣，平日但凡出戰，有所繳獲，他大半都分給了下邊的人手，只是這四只箱子……想起小米紮著圍裙，屋裡屋外忙得團團轉，不斷往箱子裡塞東西的模樣，他心頭就甜暖一片。

家啊，雖然他生在草原、長在草原，如今更是立志成為草原的王，但在他心裡，老熊嶺的那座院子才是他的家，溫暖又熱鬧的家。永遠有熱飯熱菜，有吵鬧的家人，有熱炕暖被，有關心疼愛他的人，只不過……

他伸手又從胸前拿出一封開了口子的信，微微皺了眉頭，小米怎麼這般匆忙進了京？陸老爹一向嚴厲，城裡都不允許小米多去兩趟，怎麼就允許她遠走他鄉了，難道是因為陸謙大考，還是因為那個回去京都的人？

「達布！」

達布正喜孜孜的往箭筒裡拿箭枝出來，準備換了三稜倒刺頭，結果突然聽得召喚，就趕了過去，一進帳篷，他就懇求道：「王，雖然昨日屬下沒有同您一起衝殺嘉和部，但前幾次可是斬敵不下三十。不過是幾個箭頭，您就賞屬下吧，屬下願意用戰功交換！」

不想初一卻是冷著臉，擺手道：「箭頭賞你，吩咐下去，加緊探查葉赫部，隨時出征！」

「啊，這麼急？」達布有些反對，畢竟擴張太快不利安撫民心，一個不小心容易腹背受敵，但看主子的模樣，他也知道勸阻無效，只能應道：「是，王，屬下這就吩咐下去。」說罷，他就退了出去。

留下初一一個，望著四口箱子，再次出了神。

這個時節，小米正在做什麼？

京都鎮南侯府的主院小灶間裡，陸小米手裡忙著剔魚骨，不知為何鼻頭突然癢癢，狠狠打了三個噴嚏，忍不住嘟囔道：「這是誰在念叨我，難道是高仁？」這幾日也不知道高仁在忙什麼，先前他說好去宮裡送信的，但卻石沉大海一般，說完就再也沒有消息，也見不到他的人影。

她問了玄六，玄六也不知道他躲在那裡。

陸小米惱得厲害，昨日尋了藉口去外院轉一圈，還是沒有找到人。她就是再愚笨，這會兒也猜到高仁這小子必定是犯了什麼古怪脾氣，做了什麼手腳，但知道是一回事，要解決這個難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難道要請鐵無雙上朝時給馮簡捎個信兒嗎？那她要怎麼開口說起她和馮簡的一段……不知是孽還是良的緣分？

午飯時，鐵無雙下朝回來，陸小米特意做了幾個好菜，一家三口圍坐，正吃得歡喜，突然管家來報。

「老夫人、侯爺，貴妃娘娘派人送帖子來了。」

「貴妃娘娘？」

鐵夫人皺眉頭，兩人雖說都在京都的貴女圈子，卻沒有太多交集。蘇貴妃自小就被送去逍遙島侍奉火神，她嫁進侯府之後也是坎坷又艱難，若不是每隔幾年進京述職，蘇貴妃會代替皇帝賞下宴席，她們互相都不識得。

如今她剛剛回京蘇貴妃就派人下帖子，到底是因為什麼？



雖然滿腹疑惑，但該有的禮數還是不能缺了的。

刀嬾嬾帶著丫鬟們撤了飯桌，鐵夫人換過衣服，鐵平這才請一個太監進來，這太監身後還跟了兩個小太監，顯然在麗秀宮也是個有身分的。

許是鐵平早就打點過了，那太監很客氣的同鐵夫人母子行禮，末了才送上紅底金邊的帖子，笑道：「老夫人，貴妃娘娘這幾日見宮中暖房開了幾枝桃花，歡喜之下，就想擺個賞花宴。聽聞老夫人進京了，又帶了個孝順懂事的義女，就讓奴才來送帖子。請您和小姐明日進宮賞花飲酒，不知老夫人可有空閒？」

雖然蘇貴妃沒有權力下懿旨，但大元沒有皇后，貴妃的帖子也同懿旨沒什麼區別了。

若是誰接了帖子還膽敢違背，那就是在蘇貴妃臉上抽巴掌，只要腦子沒有進水的，自然都不會這麼做。

於是鐵夫人就笑著應下了，「有勞公公了，回去後請替臣婦轉達一句，謝貴妃娘娘恩典，臣婦定然準時赴宴。」

「好，老夫人放心，奴才一定轉達。」那太監應了一聲，眼珠在屋子裡轉了一圈兒，沒瞧見旁人，閃過一絲失望，告辭出去了。

鐵無雙送客到二門，再轉回來的時候，就見鐵夫人吩咐刀嬾嬾，「派人去錦繡閣和金玉樓催一下，趕緊把先前定製的衣裙和首飾送來。」

鐵無雙一聽就笑道：「母親這是打算盛裝出席賞花宴了？」

鐵夫人卻是擺手，「我這年紀都過半百了，穿什麼進宮都無妨，就是你妹妹啊，第一次進宮，別的府邸那些小丫頭是什麼模樣，我太清楚了，若是穿戴差了，怕你妹妹要受委屈呢。」

「母親多心了，我瞧著小米可不是好欺負的。」

「當然，我們鐵家的閨女怎麼可能被欺負！但總不能被小瞧了去。」

他們娘兒倆說的熱鬧，陸小米卻是歡喜非常，「義母，我要進宮了？」

鐵夫人招手示意她上前，嗔怪道：「妳這幾日不是喊著悶嗎？正好帶妳去宮裡轉轉，不過那些人都不是好相與的，怕妳不喜歡。」

「哎呀，義母，我進宮又不是看那些人，她們如何，我都不會計較的。再說了，我是義母的閨女，大不了躲在義母身後，我看她們誰敢欺負我！」

陸小米簡直歡喜壞了，生怕鐵夫人不肯帶她進宮，畢竟她原本還頭疼怎麼抓了高仁送信給馮簡，沒想到眼下居然有這樣的好機會，讓她能直接殺到馮簡的「家裡」去，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鐵無雙在一旁見陸小米如此模樣，心頭那個猜測就更重了。

「母親，正好孩兒一會兒要出門去，就順路替妹妹取了首飾和衣衫回來好了。」

「這樣嗎？」鐵夫人倒是沒有拒絕兒子獻殷勤，畢竟她存了留陸小米在家裡一輩子的心思，很願意兒子同陸小米親近，便道：「好，那就交給你了。可要早去早回啊，不要耽誤了明日進宮。」

「放心，母親。」鐵無雙應了，同陸小米說笑幾句就起身出了門。

午後的京都，因為春日的早早來臨，路上行人多了很多，車水馬龍，盡顯繁華。鐵無雙實際上並沒有什麼要事，不過是尋個藉口出來罷了，如今同母親相處親近，多半是陸小米的功勞，她又善解人意、惹人疼愛，便出來替她跑個腿了。西市裡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貴妃娘娘的賞花宴帖子，又熱鬧了一把，特別是那些布莊和首飾鋪子、胭脂鋪子，幾乎門外都停了馬車和轎子，鋪子裡也是人頭攢動，忙得小夥計和掌櫃好似要飛起來一般。

錦繡閣和金玉樓，作為京都最好的兩家鋪子，行業翹楚，鋪面自然處在街路十字路口，最繁華的集中地。

因為是早早就預訂好的，鐵無雙進了金玉樓不過兩刻鐘，身後的隨從就拎出來四只沉甸甸的盒子。

路人雖然看不見盒子裡是什麼首飾，但看見紫檀木的盒子上雕刻的繁複花紋就暗暗咂舌，光這盒子就足以賣個十兩銀子了，更別說裡面的首飾有多貴重……

鐵無雙半點兒不理會路人的猜測，信步又去了對面的錦繡閣。

錦繡閣的東家是個有實力的，直接買了一棟兩層的小樓，後面帶了小院。一樓售賣布匹和成衣，二樓就是貴客定製衣裙的地方，平日很得各府夫人和小姐的喜愛。這不，明日要進宮赴宴，眾人都搶著來搜羅好料子，完全不擔心只買了料子，如何能一夜之間做出一套衣裙，想來也是家裡繡娘多，根本不必考量這個吧。

錦繡閣門外停的轎子和馬車尤其多，鐵無雙還沒等進門就聽得裡邊很是吵鬧。兩個少女，一個穿了緋色長裙，一個穿了碧色襦裙，兩人正一左一右抓了一件柳色長裙吵得臉紅脖子粗。

「郭品茹，妳給我放手，這是我先看上的！」

「不放，明明是我先拿到手裡的，妳就是郡主也不能這麼欺負人！」

旁邊七八個客人，手裡雖挑揀著布料，其實看熱鬧看得津津有味。畢竟兩個貴女吵架可不是每日都能碰到的。

掌櫃娘子身為主人，自然不好在一旁看著，急得勸道：「兩位貴人，有話坐下來慢慢說，可不好傷了和氣啊。」

「滾開，賤奴婢！今日妳敢把這裙子賣給姓郭的，本郡主就讓人砸了妳的鋪子！」緋色長裙的少女，也就是九蓮郡主，看著就不是個和氣的，開口就把掌櫃娘子罵了回去。

郭品茹也不甘示弱，「老闆娘，妳敢不把裙子賣給我，我也砸了妳的鋪子。我爹是戶部侍郎，別說砸鋪子，定能讓妳明日就關門！」

鐵無雙在門口聽得有趣，忍不住嗤笑出聲，都說京官無能，這話倒是不假。能養出這樣的好閨女，可見她們的父親也不是什麼有德有才之輩。

他掃了一眼那被爭搶的有些不成樣子的長裙，淺淺的柳色看著很是清爽，裙襬和袖口繡了鵝黃色的迎春花，穿來真是應時又應景，怪不得兩人會一眼看中，互不相讓。

他有心多看一會兒，但一個男子這般站在繡莊門口，自然會惹來其餘人矚目。

這會兒，西斜的陽光從門外照進來，襯得鐵無雙一身紅衣分外耀眼，他本就生得

俊美，這會兒倚在暗色的門框上，丹鳳眼挑起，嘴角上翹，邪魅之氣幾乎看得所有女客都心跳加速，郭品茹和九蓮郡主兩個也下意識鬆了手，那件柳色長裙就這麼落在了地上。

初春，街邊巷口尚且有殘雪沒有融化乾淨，客人的鞋底免不了踩的地上都是雪泥，柳色的裙子、鵝黃的花朵，頓時就有些髒了。

鐵無雙眼底閃過一抹可惜之色，慢步走進鋪子，問向掌櫃娘子，「鎮南侯府定製的衣衫，取來。」

「啊？」掌櫃娘子愣了愣，趕緊上前應聲，「是，是，公子您請坐，喝杯茶，奴婢馬上就準備好。」

說著話，已經有小夥計麻利的取了箱子，但眼睛掃到那件落在地上的裙子時，卻突然變了臉色，遲疑著不敢上前。

掌櫃娘子不明所以，催促道：「朱衣，幹什麼呢，還不趕緊把箱子送過來？」

喚作朱衣的小夥計無法，只能上前低聲在她耳邊說了兩句。

掌櫃娘子聽了也是變了臉色，狠狠吞了一口口水，心裡直道今日怎麼出門沒看黃曆，這般倒楣。

原來那件落在地上的柳色長裙正是鎮南侯府定製的，方才後院繡娘送來時被兩個貴女看到，二話不說便爭搶起來，她只顧著勸架，一方都不能得罪，居然忘了這衣服是有主的，而且人家就坐在眼前……

「那個……這位公子，請問您是鎮南侯府的……」掌櫃娘子心存僥倖，壯著膽子問了一句。

站在鐵無雙身後的兩個隨從卻是惱了，呵斥道：「放肆，我們侯爺親至，難道還能騙妳的貨品不成？」

「哎喲，奴婢眼拙，侯爺恕罪！」那掌櫃娘子臉上再沒一點兒血色，趕緊跪了下來，連連磕頭。

若是侯府的管家或者什麼小厮丫鬟前來，她塞些銀子或者說兩句好話，今日這事還能遮掩，但誰想得到堂堂鎮南侯居然會親自來她的鋪子取衣衫啊。

「起來吧。」鐵無雙擺擺手，對那些投射在他身上的視線有些厭惡，想起家裡的母親和妹妹必定都在等著，便催促道：「東西快些裝好。」

掌櫃娘子臉色更白，怯懦著不敢起身。

「怎麼，衣衫還沒縫好？」鐵無雙丹鳳眼挑的更高了，不耐煩之意更重。

掌櫃娘子知道瞞不過去，狠心指著那件落地的長裙，應道：「侯爺恕罪，其餘衣衫都準備好了，只有這一件怕是要重新做了。」

鐵無雙微微眯了眼睛，冷厲的眼鋒從九蓮郡主和郭品茹身上掃過，惹得兩人都下意識低了頭。

「重新做好，明日辰時之前送去侯府。」

出乎掌櫃娘子意料，傳說裡殺人無數、血染衣衫的鎮南侯並沒有難為她，只是要求重新縫製，這簡直讓她喜出望外，連連磕頭道謝，一疊聲保證著，「侯爺放心，奴婢一定準時送新衣衫上門。」

鐵無雙卻是不聽，示意兩個隨從抬了衣服箱子，起身就要出門。

郭品茹也就罷了，雖然她父親是戶部侍郎，但鎮南侯堪比鐵帽子王，而且手握重兵，可不是她一個小小侍郎之女能夠硬抗的，人家不追究她搶奪衣衫已是高抬貴手，她可不敢湊上去找不自在。

但九蓮郡主卻不這麼想，平日仗著在京都驕橫習慣了，這會兒自覺被鐵無雙輕視，落了顏面就惱了，她直接攔了鐵無雙的路，開口就道：「侯爺，小女子九蓮，家父是武成王。」

鐵無雙終於正眼看向她，但只是點點頭，應道：「哦，見過郡主。」說罷，抬步繼續往外走。

九蓮郡主愣了一瞬，根本沒想到鐵無雙知道她的名諱和父王的爵位卻還這般冷淡，便再也忍耐不住，伸手拉了鐵無雙的袖子，惱道：「侯爺為何如此目中無人，不懂禮數？」

鋪子裡的客人，連同掌櫃娘子和夥計，都看得目瞪口呆。

雖說武成王爵位比鎮南侯要高，但權勢這東西可不是看爵位高低的，九蓮郡主的祖父是先帝的堂兄弟，一起征戰天下的功勳加上同族血脈，才得了武成王這麼個爵位，確實顯赫了那麼幾十年，但九蓮郡主的父親卻是文不成武不就的廢物一個，如今的承德帝念著老武成王的情分，讓他繼承了爵位，卻是半點兒實權都沒有，當養著一家子閒散宗室。

但鎮南侯府卻不是，連續幾代鎮守西南，戰功無數，手下精兵十萬，簡直是承德帝最得力的悍將，最忠心的臂膀，不說跺一腳京都顫三顫，起碼也能橫著走。閒散宗室和實權侯爺，誰該敬著誰，這連七八歲的孩子都分得清，偏偏九蓮郡主犯了蠢。

鐵無雙是沙場縱橫多年的狠角色，怎麼也不會把一個小姑娘的冒犯放在眼裡，不過他掃了那條落在地上的長裙，卻是冷笑道：「若是論禮，郡主是不是該解釋一下，家妹訂做的長裙為什麼在郡主手裡爭奪，又為什麼落在地上？郡主質疑本侯無禮，難道武成王府已經拔扈到奪取他人之物而不知過錯？難道武成王府以為這天下都是自家的不成？」

「你……」九蓮郡主被堵得臉色通紅，想要反駁又生怕說不好，傳出去就真是自家王府將天下視為己有，那樣武成王府又把皇宮裡那幾位真正的主子放到哪裡了？這豈不是心存謀反……最後，九蓮郡主只乾巴巴地憋出這麼一句——

「你血口噴人！」

鐵無雙嘴角的諷刺之意更濃，手臂一抬就輕易甩開了九蓮郡主，「郡主若是服氣，只管進宮去告御狀，本侯等著！」說罷，他就施施然出了鋪子。

兩個隨從不知是故意還是有心，一邊抬箱子一邊「小聲」嘀咕，「咱們幾年沒回京都，怎麼京都就變成這樣了？就是貴女也不該這麼跋扈啊，搶了咱們小姐的衣裙，連句道歉都沒有，還要侯爺給她行禮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麼身分！」

「就是，侯爺為大元征戰沙場，她還在家玩針線呢，真當自己是個人物了！」

九蓮郡主氣得臉色鐵青，腦子裡嗡嗡作響，恨不得立刻衝上去把鐵無雙主僕三個

踢個半死，或者當真進宮去哭訴一通。

但想想自家只知道吃喝玩樂的老爹，一個比一個無能的哥哥們，若不是她常在長公主跟前討好，怕是一家子都被所有人忘到腦後了。

其實她方才一是氣不過，二來也是存了些小心思。

不是說這樣脾氣剛硬的男子都會對烈性女子另眼相看嗎，怎麼同她想的不同？

「郡主，咱們出來好一會兒了，再不回去，怕是王妃都等急了！」

隨著九蓮郡主出門的是武成王妃身邊的得力嬖嬖，方才沒有攔住小主子，以至於丟了這麼大的臉，這會兒也顧不得回去之後是不是要挨板子了，硬著頭皮，死活扯了小主子迅速出了鋪子。

而郭品茹則是小心翼翼退後兩步，再看地上的長裙，覺得似乎沒有方才那般好看了，輕咳兩聲，勉強給自己找了個台階，「哎呀，我忘了還有首飾在金玉閣沒有取，過會兒再來選衣料吧。」說著，她也帶著丫鬟婆子，麻利的跑掉了。

屋子裡幾個客人見再沒熱鬧可看，也是結帳的結帳，走人的走人。

只有那掌櫃娘子，撿起長裙，有些欲哭無淚，心裡把九蓮郡主和郭品茹罵了個狗血噴頭，閒著沒事爭搶什麼啊，偏偏還是鎮南侯府那位小姐的裙子！

如今好了，最倒楣的就是錦繡閣了，可把鎮南侯府得罪慘了，誰不知道那位鐵夫人是有名的硬氣，鎮南侯也不是吃素的，明早去送裙子的時候，不知道要磕多少頭賠罪呢。

「快，趕緊尋了料子再做條新裙子出來。不，不！再加做兩條，一條水藍、一條淺緋，明早必須趕出來！」

掌櫃娘子也顧不得別的了，把鋪子扔給小夥計，就匆忙去了後院安排。

## 第九十一章 九蓮郡主潑髒水

再說鐵無雙帶了東西回到侯府，果然鐵夫人同陸小米都在等著他。

哪有不喜愛新衣衫和首飾的女子，更何況明日還是要給久別重逢的心上人一個驚喜。

所以這是陸小米第一次這麼盼望新衣衫和首飾早些取回來，幾乎是鐵無雙一進門，她就迎了上去，「鐵大哥，我的新裙子呢，取回來了？」

鐵無雙被她的燦爛笑臉晃得有些失神，但他隨即回神，笑道：「取回來了，不過有一條出了點兒問題，怕是要明早才能送來。」

「知道了，義母給我做了那麼多條，不差那一件啊。」

陸小米也沒當回事，扭頭扶著鐵夫人，娘兒倆就開了箱子取衣裙翻看。

刀嬖嬖和風娘、韓嬖嬖也來湊趣，上前嘰嘰喳喳說個不停。

鐵無雙有心多坐一會兒，但總覺得自己有些礙眼，就尋了個藉口去書房，剩下的一眾老少女子就更加沒了顧忌，進了內室，便開始試衣服了。

錦繡閣不愧是京都第一繡閣，不說老熊嶺的眾多嬖子大娘，就是侯府裡的繡娘，手藝也比不上她們的一半。

鐵夫人的幾件衣裙，裁剪大方不說，細節之處又處置的極精緻，哪怕是一條繡紋也不曾被忽視。

鐵夫人試了一套，覺得有些累，就擺手示意刀嬾嬾把衣裙收起來，然後催著陸小米也試試。

陸小米每換一套衣裙，風娘和韓嬾嬾就給她重新挽髮髻，配上新首飾，這般足足忙了一個多時辰，眼見天色擦黑才算徹底試完。

陸小米直接掛在鐵夫人肩膀上，不肯動了，「義母，累死我了，下次咱們不可買這麼多新衣衫了。」

鐵夫人看了好笑，摸摸她的頭髮，應道：「換季的時候多做幾件也是應該。平日也就一次添個一兩套罷了。怎麼樣，有沒有哪套最喜歡，明日穿了進宮？」

陸小米掃了一眼那些新衣衫，說實話，她偏愛素雅活潑一些的款式和顏色，這些衣衫卻多半都是華麗，她穿在身上雖然顯出了貴氣，卻總覺得有些彘扭，於是就道：「還有一套柳色的，明早才送來呢，到時候我試試再說。」

「也好，妳的衣衫總要妳喜愛才好。女子出門，衣衫首飾還在次要，首要是禮數和氣度，不可把自己看低了，別人才不會小瞧妳。」

鐵夫人不忘見縫插針的教導女兒，就怕陸小米明日進宮行事縮手縮腳，受了委屈。陸小米在她懷裡蹭了蹭，應道：「好，義母放心。我又不缺鼻子少眼睛，也沒指望別人吃飯，只要禮數不錯，誰也別想欺負我。」

「好，就該這麼想。不過就是錯了也沒關係，還有義母和妳義兄呢。」

母女倆說了兩句，陸小米就把衣裙首飾送回了暖閣，待廚房送了飯菜上來，眾人吃過就早早歇下了。

陸小米本還想要紅梅去外院喊高仁，說一聲她明日進宮去赴宴的事，但想想高仁這幾日神龍見首不見尾，索性就不說了。

於是，當高仁躲在外邊遊逛到大晚上，回到侯府時，自然就錯過了這樣重要的資訊。

陸小米輾轉反側了半晚，即便是半夢半醒間，依舊在想著，明日若是見到馮簡，到底要說些什麼，萬一見不到他，又要讓誰幫忙傳個消息？分別這麼久，他是胖了瘦了？是不是也如同她這般想念？

這般恍惚間，天色就不知不覺亮了。

紅梅守在炕尾，見主子眼圈黑的厲害，趕緊端了熱水，擰了布巾蓋在陸小米眼上熏了半晌，勉強才好一些。

陸小米倒是不在意，她的馮大哥，總不會因為她偽裝熊貓的近親就認不出她的，不過一會兒多敷些粉掩蓋一下還是要的。

金黃色的小米粥裡扔了大棗和枸杞，加了幾粒冰糖，鮮甜又軟糯，配上一盤芥菜絲炒肉、一盤酸辣土豆絲、一盤小蔥豆腐、一盤滷肉片，外加兩大盤香菇豬肉的鍋烙。

陸小米只用了大半時辰就忙活好了，待卸掉衣裙，去喊鐵夫人吃飯的時候，卻見刀嬾嬾匆忙往外走。

「小姐來的正好，老夫人早起有些不好，老奴這就去請大夫。」

「什麼——我去看看！」

陸小米匆忙進了正房，就見鐵夫人依靠著軟枕，臉色有些泛白，眉頭也微微皺著，看著就是不舒坦的模樣。

「義母，您這是怎麼了？哪裡不舒服？」

鐵夫人抬頭瞧見陸小米滿臉焦急擔憂，心裡一暖，就扯了她坐到身邊，笑道：「別擔心，只是有些頭暈。」

「頭暈？可是昨日累到了？義母，您快躺下。」

陸小米輕手輕腳地扶著鐵夫人躺下，剛剛整理好被角，大夫就隨著刀嬾嬾過來了，而鐵無雙也聽到消息，一起趕了過來。

老大夫走得急了，穩了穩心神才開始把脈，收手後就道：「老夫人沒有大礙，許是路上趕的急，攢了些疲憊的底子，如今冬春交替，冷暖不明，染了風寒，才有頭暈之症，臥床歇息幾日，再喝兩服祛風生暖的湯藥就好。」

眾人聽得這話都鬆了一口氣，倒是鐵夫人皺了眉頭，「不成啊，今日還要帶小米進宮赴宴呢。」

陸小米嘴巴動了動，想說不去也成，但思及某個人，還是猶豫了那麼一瞬。

鐵無雙的丹鳳眼掃過她，就笑道：「母親儘管放心歇息就是，不就是進宮嗎？孩兒正好今日也要進宮，不如送妹妹過去，回來時候再接了妹妹一同就好。」

「這樣啊……」鐵夫人想拒絕，但一扭頭就又是眩暈，自覺實在不能起身，只好道：「那你就送小米進宮吧，畢竟接了貴妃的帖子，我不去就罷了，小米若也不去就有些說不過去。」

「好，母親放心，孩兒保管把妹妹好好送回來。」

鐵無雙的話音剛落，就有二門的婆子來稟報，「夫人，錦繡閣的人來了。」

想起昨日的事，鐵無雙便擺手示意婆子把人帶進來。

來人正是那個運氣不好的掌櫃娘子，昨晚許是同繡娘一起熬夜了，她雙眼布滿血絲，神情憔悴，但仍打起精神，跪倒磕頭行禮不敢有一絲怠慢。

「老夫人，昨日奴婢一時疏忽，使得定製的一條裙子沾了外人的手。奴婢惶恐至極，昨晚特意帶人趕製好新的，這才送來，盼著沒有耽誤夫人和小姐赴宴，否則奴婢可是犯了大罪了。」

鐵夫人不過是脾氣冷硬一些，倒不是得理不饒人的，陸小米更是善良又心軟，聽得她這麼說，自然沒有為難。

掌櫃娘子很是感激，起身就打開了隨身的小箱子，取了兩條長裙出來，一條柳色同昨日那條一模一樣，另外還有一條水藍色。

柳色的清新雅緻，藍色的空靈絕美，陸小米幾乎是一見就喜歡上了，相比於昨日取回那些顏色豔麗、式樣華貴的衣裙，她真的更適合這樣的。

鐵夫人寵女兒恨不得寵上天，眼見如此，就讓刀嬾嬾拿了個紅封賞給掌櫃娘子，也算是把昨日的事揭了過去。

掌櫃娘子千恩萬謝後便退下離開。

一家三口吃了飯，陸小米就換了柳色的衣裙，防備著天色改換，那件白狐皮披風也帶上了，另外，她還帶了一個「祕密武器」，順帶發展一下她的賺錢大計。

一年之計在於春，這句話可是適用於一切。

農人要在春日播種下一年的希望，讀書人要在春日大考，檢驗十年寒窗的成果，商賈要收拾行囊，去遠方尋找機會；工匠歡喜於天氣暖了，泥水可以和了，終於能開始建房子……

而平日躲在後宅的閨秀小姐們，也有了走出家門的藉口。

春光明媚，換上美麗的春衫，坐上馬車，出城溜溜、上街逛逛，就是最嚴苛的教養嫵嫵，在這個時候也會點一點頭。

當然，這是往年，如今承德帝病重，即便沒人說，京都裡的宴飲歌舞也少了很多。承德帝不是開疆拓土的一代聖帝，但對於百姓來說，他絕對是位仁德之君，在位將近三十年，不曾橫徵暴斂，不曾大興牢獄，一直都勤政愛民，這實在難得。不過就在眾人以為春日就要如此安靜度過的時候，宮裡那位貴妃娘娘卻是下了帖子，開了賞花宴，邀約各家的貴女們赴宴。

這帖子就如同熱鍋裡落入一滴冷水，瞬間爆裂開來，劈里啪啦傳遍了整個京都。要知道，隨著宮裡提前下旨召喚各地大員們進京述职，京都可是比往年多了太多新鮮面孔，也多了太多眾人想看的熱鬧，卻始終沒有機會把這些新鮮面孔湊在一起，且這些新鮮面孔不是市場裡擺攤賣的大白菜，可以隨便擺弄、隨便探看。這個是東海侯的嫡女，那個是某州刺史的大公子，恨不得大風吹下一根樹枝，被打到頭的都是某個世家大族的長子長孫。

當然了，最讓眾人好奇的就是那位新年夜宴上，直接闖入乾坤殿的拜火教神使，據說容貌傾國傾城、氣質清絕，開口說話的聲音都猶如仙音一般，讓人迷醉。還有那位以十三歲少年之身就開始鎮守西南，殺得異族聞風喪膽，隱隱有大元武神之稱的鎮南侯。

原本眾多貴女們還對太子妃的位置垂涎三尺，暗暗爭風吃醋不已，但拜火教神使一出，人人都是歎了氣。

不說拜火教超然地位，宮裡那位貴妃娘娘就是出自拜火教，肥水不落外人田，貴妃娘娘只要不傻，一定會堅決促成神使和太子的親事，她們絕對沒有任何機會了。不過這並不妨礙各家貴女換上新衣衫，戴上最好的首飾赴宴。

因為各家誰也不會讓閨女或者夫人獨自去赴宴，兄長或者子侄陪同是必然的，這迎來送往裡，就成了貴女們為數不多能探看青年才俊們的機會。

當然，各家的公子少爺們也打了同樣的主意，難得積極的主動請命。

春日本來就是個躁動的季節，激動的春心，誰也按捺不住。

這般到了賞花宴這日，別說皇宮內外如何熱鬧，就是必經的街路兩旁之茶館和酒樓裡，也都坐滿了閒人看客。

每當過去一輛馬車，就有人評頭論足一番。

這不，一隊頂盔罩甲的侍衛，護著車前掛著一個「鐵」字木牌的馬車剛剛過去，茶館裡就有人高聲說道——



「這必定是鎮南侯府的馬車！」

「這還用你說，長眼睛的都能看到。不說車上的印記，就是這隊騎兵，也不是誰家都敢派出來的，除了戍守邊關的四大侯，誰也沒有這樣的氣派。」

眾人紛紛議論起來，「這倒是，鎮南侯年歲不大，卻戰功彪炳，咱們皇上也是多次下旨嘉獎，還有傳言說，皇上有意召鎮南侯做公主駙馬呢。」

第一個說話的看客，眼見眾人不把他放在眼裡，覺得落了顏面，就惱道：「哼，你們這些消息都不知道傳出來多少年了。我昨晚可是聽說了一個新鮮的，保管你們不知道。」

「什麼消息，你別賣關子，趕緊說啊。」

說話之人的朋友忍不住催促，這人卻是抬了下巴，不肯讓眾人輕易如願。

旁邊座位有個富有的商賈，眼見這人穿著算不得好，頭上又沒戴方巾，猜他必定是某個府邸的管事或者平頭百姓，於是就喊了小夥計給他上了一壺好茶、四碟子好點心。

這人自覺被重視，終於露出好臉色，就道：「你們不知道啊，我昨日有事到了錦繡閣，結果看了一場好戲。鎮南侯府那位鐵夫人最近回京不是帶了一個義女嗎？這事你們都知道吧？」

「哎呀，你快說吧，這事誰不知道啊，聽說那位小姐是個心靈手巧的，很得鐵夫人喜愛呢。」

「對啊，還有人說鐵夫人有意留這位小姐給鎮南侯做妾，收做自家人呢。」

眾人都是紛紛插嘴，眼見話題就要跑偏，先前說話那人趕緊把話頭扯回來，「我要說的可不是這個，鐵夫人在錦繡閣給這位小姐訂做了很多衣衫，昨日鎮南侯親自帶人到錦繡閣取衣衫，結果發生一件事，可真是……嘖嘖，哎呀，讓人……」

「你快說啊，再拿喬就真是惹眾怒了！」

他的友人也是惱了，伸手要拿走他的茶杯，這人趕緊搶了回來，笑道：「哎呀，不過是開個玩笑罷了。我說，我說還不成嗎？」

他清了清嗓子，這才說道：「你們不知道，昨日鎮南侯到了錦繡閣的時候，還有兩家貴女也在那，一個是吏部侍郎郭大人的嫡女，一個是九蓮郡主。若是平日，這也沒什麼，畢竟錦繡閣的手藝好、料子新，誰都喜歡去逛一逛。」

「偏偏昨日郭小姐同九蓮郡主就因為一條裙子爭吵了起來，兩人都不放手，鬧得很不好看，結果那條裙子卻是鎮南侯府給那位義女訂做的。鎮南侯當時臉色就很不好，但他也沒為難錦繡閣，只是讓重新補做一條。」

「這麼說，鎮南侯還是很有氣度啊。」

「就是呀，這要換做別人怕是要惱呢。」

眾人聽完都開口附和，世人皆有欺軟怕硬的惡劣習性，雖然平日嘴上說感激敬佩鎮南侯鎮守西南，保大元邊疆安穩，但提起鎮南侯，人人心裡都有幾分懼怕，這會兒聽說鎮南侯府被冒犯，他也不曾同兩個女子發火，倒是稱讚其有幾分君子風度。

那人眼見眾人要把自己扔到腦後，又趕緊高聲把話頭攬了回去，「哎呀，我還沒

說完呢，你們不聽了？」

「什麼，還有下文？那你都趕緊說啊，我們以為完事了呢。」

「沒有沒有，你們不知道，鎮南侯這般好說話，但旁人卻是不然。那個……咳咳。」他壓低了聲音，「郭小姐沒說什麼，不過九蓮郡主卻惱了，攔住侯爺的去路，質問侯爺為何不給她……行禮？指責侯爺無禮跋扈。」

「什麼——」

眾人驚得安靜了那麼一瞬，轉瞬就轟然議論開了。

「這九蓮郡主真是……她搶了人家的衣裙，人家不怪罪，她反倒同人家論禮？這真是太霸道了。」

「就是啊，那侯爺如何了，是同她行禮了，還是惱了？」

「是啊，到底怎麼處置了？」

「侯爺當然沒有行禮。」那人得意地道，學了鐵無雙當時的樣子，冷冷說道：「若是論禮，郡主是不是該解釋一下，家妹訂做的長裙為什麼在郡主手裡爭奪？又為什麼落在地上？郡主質疑本侯無禮，難道武成王府已經跋扈到奪取他人之物而不知過錯？難道武成王府以為這天下都是自家的不成？」

「好、好！」

「對啊，侯爺就該這麼回覆！」

「堂堂鎮南侯，豈是一個不知世事的貴女可以冒犯的！」

「就是，說起來，武成王一家越來越不成樣子了，就該這般應對才好，讓他們知道一下自己的分量，別弄得好像整個京都如同他們家的後院一般！」

武成王生性貪花好色，仗著父輩的功勞，平日殺人放火這等大惡雖然沒有，但搶個小妾、強買強賣，這等小事卻是不斷，所以眾人提起都沒什麼好臉色。

至於九蓮郡主，她更是繼承了她父親的所有惡習，蠻橫跋扈、攀高踩低，說是身分高貴，擇親慎重，實際上是無人敢娶，畢竟家裡的女人是後宅的主心骨，娶她回去，那就是純粹的攪家精，別想安寧了。

不說眾人在茶館裡如何議論，只說這會兒皇宮的御花園，也因為眾多的來客，一掃冬日的沉悶，變得熱鬧起來。

如今還是初春，雖然日頭暖了很多，枝頭也隱約有了綠意，但到底還沒到花開的季節，於是三日前，宮女太監們就忙著在枝頭樹梢，或者在灌木叢，黏貼點綴了大朵大朵的假花。

不得不說，匠人的手藝極好，若是不仔細看，誰也分辨不出真假，而遠觀，整個御花園，亭台樓閣、小橋流水，再襯著這些假花，倒也別有一番美景。

當然，開宴的八角亭旁，擺的那十幾盆桃花卻是真的。暖房裡早早就發好了枝，打起了花苞，今日正好應了景，也向宮裡宮外眾人展示了貴妃娘娘的寵冠六宮。要知道，那暖房是太子特意建給承德帝散心之所，裡面種的青菜經常端上承德帝的飯桌兒，除了公主偶爾能溜進去玩耍，旁人靠近一步都不成。

這會兒太陽還沒升到頭頂，早早趕到的女眷們就坐在花園一側的暖閣裡，一邊喝茶吃點心，一邊閒話。

各家夫人聚在一起，話題就有些沉悶無趣，貴女們忍不住就扯了藉口逃離母親身邊，另換了屋子玩耍。

女孩子天生嬌氣，脾氣也各異，先前還好，互相說上幾句話，但不過一會兒就分了群，文官武將，世家新貴，簡直是涇渭分明。

坐在窗子旁的正是九蓮郡主，昨日吃了一記大虧，自覺丟臉，氣得她回家發了一頓脾氣，但武成王和王妃雖然大罵鎮南侯無禮，卻沒人提出去侯府興師問罪，還告誡她以後離這等凶人遠一些。

九蓮郡主自小最擅長察言觀色，怎麼會不知道爹娘這是膽怯了，但她心高氣傲，怎麼肯嚙下這口氣，輾轉反側一宿，今日早早跑去長公主府，嘴上說著想念長公主和小郡主永寧，其實是打著拉攏盟軍的主意。

這不，平日一慣能說會道的她沉默了半晌，果然就引起了眾多女伴的注意，紛紛問道：「九蓮姊姊這是怎麼了，為何不說話？」

「可是哪裡不舒坦？要不要稟明貴妃娘娘，尋個太醫診脈啊。」

「唉，妳們別擔心，我沒事。」

九蓮郡主歎氣，但眉頭緊皺著，任誰也能看出她不如嘴上說的那般。

「九蓮姊姊，妳到底怎麼了，一路上也是沒說幾句話呢，有事說出來，姊妹們替妳想想主意啊。」

永寧郡主年紀不大，平日在長公主手心長大，最是單純善良，雖然不是如何喜歡九蓮郡主，但總是常見面，便也開口勸說。

九蓮郡主見狀，心頭暗喜，也就不再拿喬，委屈道：「我啊，就是心口疼。昨日去錦繡閣訂做裙子，想著今日穿戴來同眾位姊妹們玩耍。結果碰巧郭妹妹也在，我們都看中了一條柳色長裙，正是互相推讓的時候，鎮南侯卻到了，不但指責我們搶奪他給義妹訂做的裙子，還罵我無禮，我真是……嗚嗚，真是沒臉見人了。」她說著話就紅了眼圈，一邊扯了帕子一邊哽咽道：「我父王雖然不曾上戰場為國出力，但祖父卻是以戰功得的爵位，如今居然被……嗚嗚，都是我不好，讓家門跟著蒙羞。」

「哎呀，九蓮姊姊不要這麼說啊。」

「對啊，這也不是妳的錯，一定是那個……」

一眾小姑娘們都是紛紛開口勸慰，但多半有些不疼不癢，畢竟誰也不是傻子，自小就被教導聽話只信三分，怎麼可能被她哭訴幾句，就對一個戰功赫赫的實權侯爺破口大罵，萬一傳揚出去，豈不是給自家招災嗎？

九蓮郡主暗暗咬牙，裝作抹眼淚的時候，偷偷瞄了一眼有些神色古怪的郭品茹，昨日的敵人，今日卻不得不做同盟了。

「郭妹妹也在呢，昨日她看得最是清楚了。」

眾人聽得這話，自然都轉向郭品茹，「郭小姐，那鎮南侯當真如此跋扈嗎？」

郭品茹差點把手裡的帕子絞碎了，她平日同九蓮郡主不和，否則昨日也不會爭搶裙子，但若是否認了九蓮郡主的話，必定要牽扯出她也搶奪了別人裙子的事實，這麼一想，便猶豫著點了點頭，含糊道：「昨日……嗯，是有些失禮了。」

眾人哪裡會知道她這「失禮」兩字，指的是她自己和九蓮郡主，聽聞的當下便理所當然的以為是鎮南侯，於是紛紛惱怒維護道：「這麼說來，鎮南侯可就太過跋扈了。九蓮可是郡主，王爺之女，他一個侯爺，怎麼能這般托大？」

「就是，都說西南是煙瘴之地，百姓多半刁鑽無禮，怕是鎮南侯在那裡住久了，也是沾染了惡習氣。」

九蓮郡主聽到火候差不多了，就道：「我啊，也不想給父王招惹什麼麻煩，就是、就是覺得鎮南侯府那位義女恐怕是個厲害角色。妳們想啊，她一個鄉野之人，居然能讓鐵夫人和鎮南侯這般疼愛維護，不過是一件衣裙，我和郭妹妹不知情，只是拿在手裡看了看，就惹得鎮南侯大怒，可見她是何等的……」

「對啊，我也聽說了，說是那個小姐手巧，平日常常親自下廚呢。」

「怪不得，原來是會討好……」

小姑娘們平日難得聚在一起，這般說起閒話兒的機會不多，一旦說起來，也就忍不住把家裡的告誡扔去腦後，摻和著說了幾句。

於是，不過片刻，陸小米還不曾亮相就背了無數黑鍋，例如阿諛諂媚、無禮跋扈……

Crescent Family